

河洛春秋——河洛姓氏源流

□记者 孙钦良



日前在饭店吃饭，席间有一位祇先生，来自河北省井陉县。他介绍了自己姓氏后，大家都感到很惊奇。

人数“极少”的姓氏

这位姓祇的先生名付文，汉族，在洛阳当兵已有多年。据他讲，这个“祇”姓，《百家姓》里没有，《千家姓》里也找不到，即使把中国姓氏排出一万个来，也轮不到这个姓，因为全国姓祇的只有500多人。

这个字在字典上读zhī，作为姓氏时，读dī。祇付文回忆，他上小学时，老师点名，总叫他zhī付文，他知道老师念错了，因为发zhī音时，字意为敬重、有礼貌，并不代表姓氏。村里人对他说：你记住，这个字读dī，祖上传下来的姓，不能改。

想弄清祇姓的来源并不容易。相关书籍上没有关于此姓的任何资料，只是说祇姓不多见，仅在河北省井陉县有聚居地。井陉县很古老，位于河北省的西陲，太行山的东麓，东距河北省省会石家庄30公里。那里有一个井陉矿区，矿区内的一个清泉村，全村2000多口人，其中姓祇的20多户，有几百号人。

这令我惊奇。因为早在2000年，我国就大规模地进行过一次姓氏调查，调查进行了两年，后来由于各地陆续有新姓发现，故又延长了两年时间。经过4年的认真调查，列出了人口最多的“十大姓”，这些大姓总人口起码在2400万以上；也列出了人口最少的“十小姓”，这些小姓的总人口都在千人左右。其中，列出的“三小姓”是山、死、难。倒数第一的是“难”（读nán）姓，倒数第二的是“死”姓，倒数第三的是“山”姓。

你想，全国最著名的“三小姓”，每姓也还有千把人，但现在的“祇”姓，竟然只有500多人，岂不是排在了“三小姓”之后，成了人口倒数第一的姓吗？

一般来讲，人口极少的姓，形成原因有两个：第一是启姓较晚，譬如这个祇姓，祇付文说他祖上传话，此姓在清朝乾隆年间产生，如此算来还不到300年，故人口不会繁衍太多；第二是由别姓所改，这就更难查寻了，也别指望它有什么典故和出处。

那么，全国“三小姓”，洛阳有没有？回答是有，一个都不缺。这是因为“难”姓是北魏孝文帝创造的，当年，他把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，强行推动汉化政策，把北魏鲜卑族吐难氏，亦称土难氏，简化为难姓，所以洛阳、河南难姓多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武陟县有4个村庄，都是难姓聚居地，村内男女老少都姓难。曾有户籍人员去调查，以为难姓系笔误造成，心想谁会姓这么“作难”的姓啊！就把难姓换成了别的姓，结果被难姓家族发现，均不接受，仍要这个姓。韩国政府文化署听说后，马上组织“寻根访问团”到那里寻根——韩国难姓认为他们的根在河南。

死姓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部。我市也早有此姓，是由北魏时少数民族的4字复姓发展而来的，上篇已经说过了，所以此处从略。现在说说山姓，有人把它列入全国倒数第三姓，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了，山姓的人口并不少，绝对不止一千人，因为仅在洛阳辖下偃师市，山姓就排在前90位，有1300多人。而偃师市的彭姓排在91位，范姓排在95位，何姓排在第100位，这说明山姓人口并不少。而据有关资料，安徽省亳州市、辽宁省彰武县都有山姓聚居地，加起来有2000人左右。2007年9月，青海省户籍统计，山姓人口在该省有3900多人。

一种说法是，山姓是岳飞的后代。当年遭秦桧迫害，为躲避追杀，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想到了改姓，说：把岳字去掉一半吧。但去掉哪一半呢？有人建议去掉“斤”，“斤”是斧头，去掉“斤”，可免杀戮，于是就变成了山。这个说法不太可靠，因为在今天的鄂北大山中，也还有数千人姓山，全是少数民族，难道他们也是岳飞的后代？而这山姓读音也很乱，有人读为亚(yà)，有的仍读岳，有的读为山。历史名人中，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“山涛”，最具代表性。

我看所谓的全国“三小姓”，并非真的是三小姓，所以我在“极少”二字上打了引号。至于祇姓族谱上说该姓只有500多人，亦需进一步考究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更多奇怪的姓氏说不定就会出现。像在我们洛阳，新发现的有趁姓、揣姓和速姓。又譬如在湖南攸县，又发现了300多名姓“叫”的农民。还有一些复姓也是非常奇怪的，譬如有人姓“宰父”，有人姓“羊聚”，这些姓氏奇之又奇，怪之又怪，平时绝难遇到，其中谁为全国倒数第一？并不好确定。

中原大战相持阶段的交火，主要在陇海线上展开。陇海线是主战场和生命线，而津浦线、平汉线则是它的左右两翼。

□记者 孙钦良

当时，双方都把主要兵力用在陇海线上，这条线上的主要城市有洛阳、郑州、开封、徐州等，谁占领了陇海线，谁就可以左右整个战局。

刚开始，冯玉祥、阎锡山的军队占有豫西、豫南、豫东重要地区，貌似把持中原大地，但这些军队撤开来是个“面”，而蒋军冲过来是条线，进攻态势更具攻击力。

蒋介石掌握铁路、航运交通线，军运迅速，调兵也快，粮食弹药输送方便，且士兵无长途跋涉之苦，可以保持饱满精力，迅速投入战斗。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则不然，须穿越山岳地带奔向中原，士兵疲累。多亏了万选才的中路、孙殿英的右路以及刘茂恩所部都是河南兵，才为冯军赢得了一定的时间。

1930年5月11日，双方开始大规模交战。蒋军有空军配合，激战数日，来自豫西的万选才、孙殿英两军渐渐不支，开始后退，孙部退往亳州，万部退至归德（商丘）。蒋军之顾祝同、陈诚等师乘胜追击，形势向不利于冯军的方向转化。蒋介石一看形势大好，15日亲自来到前线督战。

正在这时，冯玉祥手下的将领刘茂恩又给蒋介石锦上添花——公开叛冯投蒋了。

原来，刘茂恩对冯玉祥不满：冯玉祥治军非常严格，且到了苛刻的地步。他自律甚严，不吸烟不喝酒，也不允许手下将领当着他的面吸烟。韩复榘也说，冯完全是家长制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，只要是冯的老部下，即便后来当了师长、军长，在冯的面前也不敢落座，就跟当儿子、当孙子差不多。韩复榘已经是军长了，冯还要他提着枪，站在门口为自己站岗。韩说：“我也是有儿子、有孙子的人，实在受不了！”因此，冯手下的将领多有半路叛变的。

刘茂恩是巩县人，当时带着一个军。叛变前，他还想拉上万选才，万是嵩县人，也带了一个军。他俩的防区在豫东一线，万选才上前线视察，回程时只带了十几个亲兵，路过刘茂恩的防区时，就被刘变相扣押了。当时，刘试探着问万选才：“你看这次阎、冯联军攻打中央军，前景如何？”万选才说：“胜利定属阎、冯。”刘问：“怎么讲？”万选才说：“从兵力上说，阎、冯拥军百万，而蒋介石只有几十万。”刘茂恩说：“我看你把形势估计错了。”万选才问：“怎么讲？”刘茂恩说：“我哥（刘镇华）虽然出国考察去了，但他分析，蒋介石代表中央，军队虽只有几十万，却都是精锐之师，而冯部、阎部乃乌合之众，必败于蒋公手下！”

万选才想，这个刘茂恩，人虽跟着冯玉祥，心早向着老蒋了。想到此，他便准备离开，可刘略施手段，就把万扣押了，作为投蒋的见面礼。

蒋介石闻讯大喜：“刘茂恩立了大功！万选才被俘，冯军兰封一线就要崩溃，我军可顺利突破了！”事实也正是这样，万选才被扣押后，该军陷于重围，防区被蒋军攻破，下一个师长被俘。这样的突然变故，立即造成了冯军的极大混乱。蒋军占领归德后，其先头部队乘胜占领归德以西的柳河车站，蒋鼎文部亦逼近杞县，准备与蒋军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。至此，退往亳州的孙殿英也与友军失去了联系。鲁西方面，冯军石友三部被蒋军陈调元部所阻，不能前进。由于刘茂恩投蒋，冯军的计划被打乱了。

但西北军不是吃素的，冯玉祥的军队都能吃苦，官不扣兵饷，兵不惜性命，并善于夜战、近战、运动战。蒋介石因刘茂恩来投，虽然得了一手，但冯军主力尚在，不可小觑。但老蒋已经兴奋了，他亲自到归德督战，指挥大军进攻陇海线北的晋军（阎锡山的军队）。

这一次，老蒋想得太简单了。冯军善于运动战，一城一地之得失，对冯军不算什么，丢了还可以夺回来。而晋军最善守阵地，预先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，蒋军根本啃不动，即使飞机轰炸也没用。

这时，冯玉祥又把自己的王牌军队——孙良诚、吉鸿昌两路人马投入战斗。两路军马齐来杞县，向陈诚部队猛烈攻击，陈诚军几度被围，死伤很多，若不是凭借精良的武器，几乎被全歼。与此同时，冯军其他各部亦都有所进展，十几天后，蒋军全线动摇，到6月上旬，被迫撤至定陶、曹县、民权一线。

这一阶段，全靠吉鸿昌、孙良诚两军猛打猛冲，机智穿插，才使冯军胜利，蒋军退缩，战役进入相持阶段。这期间还出现了惊险一幕，蒋介石差点被擒——原来，当吉鸿昌、孙良诚正与蒋军激战时，冯玉祥手下将领郑大章突然率骑兵旅出现于永城、夏邑一带。5月31日这天，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。郑大章的骑兵趁黑夜掩护，急驰近百里，袭击蒋军的归德机场，烧毁战机12架。当时，这支骑兵很从容，他们仔细地打扫了战场，但并不知蒋介石就在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，若发现老蒋在此，须臾之间，便可擒蒋。

好险！老蒋的心腹们都捏了一把汗。这时，全国督促老蒋下野的呼声又起，时局、战局都对老蒋不利。而打了败仗的老蒋却不为所动，他对自己的心腹说：“无须担心，战局会扭转，时局也会改变，只要人们要官要钱，我就有办法……”请看下篇。



中原大战相持阶段

河洛春秋

洛阳历代战役系列（四十四）

